



雪是冬日禾木的主题,是吉克普林的主角。雪境纯洁、巨大,人置身其中,会有道、气、象的气场,会有意、味、妙的幻想,还有赋、比、兴的雅致。“境”最早是唐代审美意识范畴,而到了宋代则是“韵”,范畴是宋代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诚然,人的审美意识总有其时代背景,不同时代形成不同的范畴和意境。人间净土,素白无华,正是这个时代最高级、朴素的审美。褪去浮华、洗净喧嚣,心灵的单纯与涤荡是当下最有趣味的生活方式。

## 听雪之歌

◎刘妍



一

万物皆变,万物皆动。不学《诗》,无以言。不到吉克普林,不懂“雪之歌”。

吉克普林,禾木的一片芳草地,这片被施了魔法的“白草场”总让人心驰神往!禾木村在河谷之间,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才能抵达,那是过去,如今这里天堑变通途!行走的意义,或许是在人世间刻下关于青春的印记。当你找不到自己时,来禾木、来吉克普林,来这片人间净土。注定要来的地方,无论多晚都有光的指引。穿过被雪覆盖的吉克普林草原,登上海拔2800米的云霄峰,高山之巅的湖泊披上了雪毯。无根的白,分不清是云,还是雾。那道光总在恰当的时候出现,心中不灭的火与目之所及的雪,形成了冰火两重天。

雪是冬日禾木的主题,是吉克普林的主角。雪境纯洁、巨大,人置身其中,会有道、气、象的气场,会有意、味、妙的幻想,还有赋、比、兴的雅致。“境”最早是唐代审美意识范畴,而到了宋代则是“韵”,范畴是宋代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诚然,人的审美意识总有其时代背景,不同时代形成不同的范畴和意境。人间净土,素白无华,正是这个时代最高级、朴素的审美。褪去浮华、洗净喧嚣,心灵的单纯与涤荡是当下最有趣味的生活方式。

二

玛西刚过三十已是禾木村的村委会主任,手机一直响铃不断。村委会主任与普通村民没有区别,若非要区分,那就是忙——各种琐碎的事务让玛西常常脚不着地儿。

雪一直下,积雪已及腰身。雪伴随着玛西成长,有雪的日子,就有成长中的记忆。村里的同龄人来找玛西,他们一同到户外走走。冷不丁,玛西被推进了一旁的雪窝,“使坏”的人也顺势倒在了雪地里,几个人仿若冰棍中的棍,雪温柔极了,如棉花团般柔软。同龄人平日里各忙各的,上有老、下有小,一旦聚在一起时光便会倒流,回到儿时,亲密无间感瞬间回归。

玛西个头不高,不知不觉中小肚子长了起来。可一踏上毛皮滑雪板,整个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振奋、轻巧。玛西和小伙伴爱在吉克普林滑雪。凌晨五点多钟起床,匆忙吃过早饭就得上山。

上山实在挑战人的耐受力,每迈一步都极为艰难!雪地里根本没有路,一夜的雪早已把路的痕

迹抹掉。玛西的爱犬多多在前头带路,大家紧随其后。出发前,天黑漆漆,走着走着,天吐白,光芒四射,太阳的光辉瞬间照亮了连绵的山脉。天亮了,他们又走了许久,终于到达山顶。人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吉克普林的、山、树、平原、河流,一览无遗。登高极目远眺,挑战肺活量,更多的是挑战极限后的愉悦。

玛西脚下的毛皮滑雪板是隔壁爷爷纯手工制作的,一只脚的宽度,毛皮覆盖木板底部。爬山时,毛皮是天然防滑垫,这比现代的塑料滑雪板要耐滑,速度更快。小时候,玛西跟着父亲和爷爷上山找马,使用的就是毛皮滑雪板,村里的男女老少也都会踩着毛皮滑雪板进进出出……玛西的奶奶今年76岁,老人家一早就准备好滑雪板,嚷嚷着要一起上山。玛西一笑二闹三撒娇,好说歹说,奶奶这才放弃执念:“平安回来,我煮好肉等你们开饭。”

三

玛西的奶奶是村里的滑雪高手,用“巾帼不让须眉”来形容极为恰当!阳光刺眼,白雪反射着强光,奶奶在前方时不时地重复着“快快快”……老人家常常带着玛西到山上滑雪,“练好技术对身体好,反应更敏锐。”

天气晴朗时,禾木河边的小木屋星星点点,房顶的炊烟袅袅升起……“哪里是咱家?”奶奶问,玛西指着西北角说:“那里、那里……”奶奶笑眯眯,答案是对还是错,并没有明确。“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回家的路。”奶奶笑着说。玛西至今仍记得小时候,一年四季奶奶带着去玩的情景。山景、水景、蓝天、白云、草原,还有雪景,一切都在动,在不停地变化,天时地利与人和在吉克普林神奇地“凑”在了一起。玛西和他的小伙伴用最原始的出行方式、最真诚的敬畏之心,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这片草原上。

下山时,他在树旁、树中间飞驰而过,一副毛皮滑雪板、两根手杖,如插上了双翼。山顶与山下的落差有一千多米,松木的清香,快速地下滑,给人的感官带来了无穷挑战,而滑雪的魅力恰在于此。人处于紧张的应对之中,结束后,心情突然放松,更多的是完成了自我挑战之后的那份喜悦。奶奶家的烟囱在冒烟,带肉的肋骨在锅里发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一起起奶奶期待的目光,玛西的心早化了飞回了家。是的,“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回家的路。”



## 阿勒泰手记

◎杨继超

车过额尔齐斯河

风一样的传说  
曾经沿着河的两岸  
打着呼哨飞奔而去  
鸟的翅膀鼓动着阳光  
金色的雨滴落在岸边的麦穗上  
进一步成熟远方的向往  
丛生的芦苇挺拔的身姿  
箭头般簇拥着指向天空  
那个神祇出现的地方

一棵老树葡萄在水面  
伸向彼岸 成为一座断桥  
已作为河岸部分的想象  
一只涉水的母鹿稍纵即逝  
黑色的眼睛  
在挂满浆果的丛林里闪亮  
一条鱼沿着河水丈量  
生命的长度  
已经找不到洄游的方向

河水激越的声音

正在进入我的体内  
像另外一条隐秘的河流  
涌动着歌声飞扬  
身体里总有一种欲望  
慢慢地走进水的中央  
河底的鹅卵石告诉我  
前面还有新的深度  
在悄然无息地成长

我的乌伦古湖

候鸟鼓动翅膀,拍打着天空  
越过芦花满头的芦苇丛  
脆生生的鸟鸣  
落满湖岸  
长颈和尖喙搜寻湖中  
云朵坠落  
开成浪花的秘密

鱼群转身潜入水底

水草丰美的国度  
湖水带走了沙滩上深陷的足迹  
我的乌伦古湖,彻夜无眠

山口奔袭而来的大风

吹黄了一岸芦苇  
吹老了一湾碧水  
遍体鳞伤的湖面  
一次次完成自我修复

天空的镜子

有湖水一样的蓝  
有芦花纷飞的沉寂  
铺满雪花一样的告白  
我的乌伦古湖一夜冰封

下雪的那天,去看白桦林

白桦树漆黑的眼眸  
那潮湿的目光  
有克兰河水的寒凉  
每一次凝望  
让你和我都无言以对

翻越将军山

白雪皑皑的头顶  
那些发黄的阳光  
透过密密的树枝  
闪耀、拥抱、亲吻、融化在一起

大雪已经匆匆上路

那是前世的一场大雨  
直到今生  
才落进这寒列的山谷  
每一朵盛开的雪  
都是一滴绽放的泪花  
白桦林里雪戴的路蜿蜒起伏  
一道结痂的伤口  
我每一次走过  
内心的疼痛就会炸裂

石钟山的钟声

一口石钟是一座山  
这是沉寂了千年的铁  
心中曾有多少黯然神伤  
会让每一次撞击  
都喊出一声长长的疼  
天上的云彩碎了  
雨和雪就落了下来

亿万年的静心修为

一座山才能修成一尊佛  
四壁皆空,六根清净  
一次次被雷电击中之后  
空洞的躯壳,还屹立不倒  
面对世间的喧嚣  
充耳不闻

也无视人间的悲欢离合  
再不会发出一声无助的回响

一座山就是一口石钟  
我不过是一只偷生的蚂蚁  
只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一次次撞击,唤醒这口钟  
听一听宏大无边的钟声  
再次激荡大地和天空  
让山峦像马群沸腾到湖泊浅滩  
让云朵像野马蹄卷整个草原

萨吾尔山通天洞遗址

一个属于石头的年代  
亘古不变的夜空,堆满石头  
石头和石头一起碰撞  
旋转的星辰,应声而落

用石头猎杀野兽的人

用石头切削毛皮的人  
用石头驯化牛羊的人  
都会在石头上留下印迹  
像树根扎进一道裂痕

木头和木头擦出的火种

点燃火绒,点燃火塘  
点燃燃纸陶罐的火苗  
点亮水波闪耀的目光  
点亮远古最原始的爱情

落进泥土的麦子和黍粒

发芽分蘖抽穗灌浆成熟收获  
婴儿的哭声,呱呱坠地  
放下石器的人,跪倒在草滩  
仰望天空,双手举过头顶  
第一缕炊烟,会凝聚成云朵  
带来一场属于春天的雨水  
通天洞穴,是大山深陷的眼睛  
一只羚羊,飞越纵横的沟壑  
一头棕熊,涉过湍急的溪流

记事的结绳,早已腐朽成烟尘  
龟裂的兽骨,埋进层叠的泥土  
只有石白里,仙女虾游动的影子  
代代相传,那些不老的传说  
吉木乃的草原石城  
面对我们的到来  
安卧的石头  
早已视若无睹  
它们在风雨飘摇中  
颠沛流离

最后遵从萨吾尔山的神喻  
构筑了属于自己的城池  
这些历经沧桑的石头  
头尾相接,拥抱在一起  
相互支撑,才有了各自的高度和变化万千的身形  
让所有的想象  
无言以对

风铃草、鼠尾草、老鹳草

野花追逐山风,一路奔跑  
每一块石头都深藏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就像澄澈的神泉  
高高在上  
在悬崖峭壁上  
展现绝世的容颜  
夕阳是一朵金莲花  
向大地垂下头颅  
大草原的胸怀里有千丘万壑的群山  
神会告诉我们  
所有的山  
内心堆满强大的石头  
才能一再隆起

草原石人

屹立于天地之间  
雷霆闪电  
飞越我的上空  
重任在肩

我绝不会屈膝倒下  
脚下的尘埃堆积千年  
深埋的刀枪剑戟锈迹斑斑  
我不死的灵魂,坚硬入骨  
风沙剥去我脸上的孤冷  
手中握紧,一剑寒凉  
锋芒依旧还能刺破青天

身后是绿到一望无际的草原

那是我守卫的一统江山  
湮没了千里的狼烟

看我纵马飞驰,蹄声敲碎

大地冰封的躯壳  
八千里路,花开似锦

阿勒泰的冬天漫长,屋外雪雾笼罩,寒风呼啸,雪粒砸在窗户上,发出清脆声响,而屋内火炉滚烫、奶茶滚烫,家人们的欢声笑语,间或夹杂着小狗稚嫩的叫声,让这个冬天充满了浓浓暖意。



## 克兰河边的冬天

◎巴燕·塔斯肯

阿勒泰接连下了三天大雪,整个世界一片雪白。

克兰河边,本就是白色的桦树消失在冬雾中,棕红色树枝像悬挂在空中,在雾气中悄悄探出头来。远山和村庄,无一例外被大雪覆盖。只有克兰河水,在厚实的冰面下哗哗作响。

这天清晨,喝过早茶的爷爷穿上了羊皮大衣,头戴皮帽出门。年幼的我透过窗户,看他骑着黑棕马的背影,在大雪中,那匹黑棕马像北极航行的破冰船一样,用胸口破开齐腰深的积雪,朝家的方向慢慢走来。

我和奶奶出门迎接。奶奶拿起扫衣服用的扫把,帮爷爷清理身上的雪,我牵着黑棕马,等爷爷为它卸下马鞍后,将它牵到了马圈里。

进屋后,爷爷脱下厚重的羊皮大衣和皮帽,奶奶帮他倒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我随后进屋,听奶奶惊讶地说:“这小东西也太小了,能活吗?”

我以为是爷爷从婚礼上带来的糖果,但又感觉不是,便连忙凑上前看。

我们当地人对待喜庆和丧事的糖果类食品有着特殊癖好。每当宴席结束后,大家都会随手抓一把糖果类的小食品装进口袋,带回去与家人分享。分享时还会强调糖果的由来,并传递祝福:“这是新人的喜糖,愿同样的幸福也降临在大家身上。”又或者:“这是80岁老人家丧宴上的糖果,愿大家健康高寿……”

当我期待爷爷拿出糖果时,他却缓缓从怀里揪出一只雪白色的小动物——它太小了,以至于我一时间没看清楚,它到底是一只狗崽,还是猫崽。

直到听见它的呼噜声,我才确认这是一只狗崽。我兴奋又小心地接过来,把它抱在怀里。它全身雪白,两只耳朵被剪去了一半。

我问爷爷:“这是给我的吗?”爷爷说:“是给你的。”我高兴地说:“太好了,爷爷!我终于可以养狗了。”爷爷抚摸着它说:“这只狗崽太小了,你只要好好照顾它。”我又问:“这是什么狗啊?”爷爷说:“牧羊犬。”

我兴奋地揪住它的后颈,拎起来看看它是公是母。奶奶拍了一下我的屁股,“拿下去,你怎么能把狗举过餐桌呢?没礼貌。”

确认这是一只公狗崽后,我将它放在大板上,找小叔为它做了一个小窝。小叔从屋外的雪堆下面翻出一只用坏的木凳,用斧子砍去木凳4条腿,将其反面朝上,放在火炉边——那是家里最暖和的地方。然后,又拿来一张山羊皮铺在上面。一个暖和的小窝立马做好了。我将小狗放入小窝里,它左右挪动了几下,便靠着羊毛皮垫安静了下来。

爷爷揣进口袋的小生命,很快就融入白桦林间我们这个大家庭。

不只是我,全家人都或多或少期待着,这个小生命能给人带来一些有趣的事情,给即将走到时间尽头的两位老人带来慰藉。

阿勒泰的冬天漫长,屋外雪雾笼罩,寒风呼啸,雪粒砸在窗户上,发出清脆声响,而屋内火炉滚烫、奶茶滚烫,家人们的欢声笑语,间或夹杂着小狗稚嫩的叫声,让这个冬天充满了浓浓暖意!

## 无网年代

◎杨建英

娱乐至死的年代,人们变着花样、绞尽脑汁地玩,搞完了现实、搞穿越——或者让现代人穿越回古代,或者请古代人来到现代。我最感兴趣的不是这两类,而是让古人掌握现代工具——比如,让长坂坡那位单枪匹马在曹营杀个七进七出的子龙将军,手持“AK47”(冲锋枪),够劲儿;比如,让“千里走单骑”的关二爷开着“房车”寻大哥刘备,多有意思!

还真别以为这是无聊,时近岁末,有文化公司已开发出名为古人朋友圈的台历,蛮有意思的,现节录一段——

李太白(发微信):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新年的第一杯酒,不醉不归!

朋友圈点赞:元丹丘、杜甫、刘长卿、魏万、唐玄宗、高力士、孟浩然、贺知章、汪伦等两百多位徒弟姐妹为你点赞。

元丹丘:喝!今夜不醉不归!  
杜甫:偶像新年快乐,诗写得好好,喝酒带我一个!  
孟浩然:新年快乐!  
李太白回复孟浩然:小孟贴贴!  
……

哈哈,挺好玩的。面对快捷、便利、迅猛的现代科技,人们总对趣味、落后的古代充满好奇,那时,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其实,别说几千年前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就是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的也都有点说不清了!

20年前,我在市政府经济口当秘书,恰逢企业改制,会议特别多。有时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上还要继续。这些会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而通知会议是我们当秘书的责任。虽说那时手机、传呼机已经出现,但普及率不高,能使用的人并不多。就靠着办公室那部按键电话,居然都能通知到,也没耽误事。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匪夷所思,都不知道当年是怎么操作的。如今,退休闲暇,重温经典,看名著才大概窥见那时人们的通信生活。

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写于19世纪的书,主人公安娜联系同城的朋友都是靠写信、字条,再叫邮差或委派佣人送去。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钱钟书写《围城》的20世纪40年代,依然如此。

